

《圣经》叙事的空间背景简论

梁 工

(河南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在叙事文学中,背景为人物行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由空间背景、时间背景和社会背景共同构成。文章尝试从若干角度探讨《圣经》叙事的空间背景,论及它的形成、它与旅行的关系及其若干叙述特征。

关键词:《圣经》;叙事;空间背景;旅行

中图分类号:I1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8)08-0031-04

在叙事文学中,背景为人物行为和矛盾冲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场合或处境。戏剧观众很容易理解背景的重要性,因为从来不存在没有背景的表演。一些舞台上设有精心安排的装置和布景,另一些很少置景,甚至只显示空荡荡的舞台,但无论何种情形,背景都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中国古典戏曲讲究“以唱置景、景随人迁”,即以演员的台词代替布景,这时观众虽然看不到实景,仍能从唱词中想像出特定剧情的背景。

鉴于上述事实,大卫·罗斯(David Rhoads)对叙事文学和戏剧进行比较后说:“背景对于故事的重要性不亚于舞台设置对于戏剧演出的重要性。”^①在论及背景与叙事文学中其他要素的关系时,坡威尔(Mark A. Powell)讲过一个颇为贴切的比喻,他把故事中的基本成分对应于句子结构中的语法要素,称人物相当于名词,通常是行为的主体或接受者;情节相当于动词,用以表述人物的行为;人物的性格特征可比拟为形容词,用以描述行动中的人物;相对于它们,背景就是文学结构中的副词,用以表现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②

阿布拉姆斯(M.H.Abrams)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将背景分成三类,分别与空间、时间和社会状况相关联,^③本文据其分类,试从若干角度探讨《圣经》叙事的空间背景,论及它的形成、它与旅行的关系及其叙述特征。

一、空间背景的形成

《圣经》中的多数事件都发生在精心构筑的时空框架里。且不说从族长迁徙到使徒传道时期的历史叙事各有既定的时空,即使《创世记》开头的神话文本也留下种种时空线索。亚当夏娃活动于“东方的伊甸园”,

该隐杀弟后被罚去“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居住,大洪水过后挪亚的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众人在“示拿地的一片平原”建造巴别塔。^④

然而在《圣经》叙事中,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却不尽相同。时间领域同时存在着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二者的不同关系构成叙述中的顺时或错时现象,以及多种多样的叙述节奏和叙述频率。但空间领域只存在故事空间而无所谓文本空间,因为故事的内在空间无需借助外在空间就能实现。这一特征显然区别于绘画、摄影、雕塑、建筑和戏剧表演,因为绘画、摄影必须依赖外在的平面空间才能展示,雕塑、建筑和戏剧表演更须依赖立体空间才能表现。易言之,故事本身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延续,但叙事者讲故事只需要时间而不需要空间。

《圣经》叙事性作品为读者展示出一个极其广阔的地理空间,其中的多种事件经常与真实地名相联系。读者常能看到城镇、殿堂、房舍、牧场、旷野、河流、小溪、水井、山丘、树林……的名称,它们在古代或许确有其地,其中一些已经被近现代考古学者所证实,这类真实地名为《圣经》的叙事空间赋予浓重的信史意味。叙事学者固然关注空间的历史性,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的兴趣却迥然不同。他们无意于探讨那些地名的真实性或历史意义,而习惯于将其视为人物活动的场所和事件展开的环境,热衷于思考它们在叙事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对于实现文本意义所负载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无论真实地点还是虚构地点,大环境还是小处所,都是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物在其中存在着、行动着,从一处转向另一处,其性格留下外

收稿日期:2008-05-25

作者简介:梁工(1952—),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Rhoads, David and Michie, Donald. Mark As 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arrative of a Gosp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2, p.63. ② Powell, Mark A.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0, p.69. ③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4th ed. New York: Holt, Rh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p.175. ④《创世记》2:8;4:16;8:4;11:2.

部环境的烙印,同时也对环境施加某些影响。

在多数情况下《圣经》叙事者会把读者带到事件发生的地点,向他们直接陈述或显示那里的情状。但有时也会“兼及两地”,在正面叙述某一空间之际,让一个信使或其他角色告知另一地的状况,以拓展其叙事的领域。此类典范的戏剧技巧在经文中多次出现,有力地强化了所述事件的戏剧性。约伯遭受第一轮灾难时四个信使相继上场,传来发生在四个地点的凶信。^①平定押沙龙叛乱的决战打响后,大卫在玛哈念的城瓮里坐卧不安,听到亚希玛斯和古示人相继传来前方的消息。^②正是这些信息,使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包括读者)了解到“此刻”正发生在异地的情景,从而扩张了叙事的空间。

偶尔,叙事者对异地场景的讲述也会借助“异象”实现,如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遭巨光照射失明后,门徒亚拿尼亚在异象中听到耶稣的声音,得知犹太大家里有一个名叫扫罗的人,正在等待他前去救治。^③这种“兼及两地”的描写能把两个恰成对照的场景联贯起来,借助当事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从较深层面揭示其独到的心理和个性。如亚拿尼亚欣然接受耶稣的指引,去犹太家为往日的仇敌扫罗按手,表现出基督徒对神意言听计从的诚信德行。

在另一种情况下,“兼及两地”勿须借助作品人物之言,而由叙事者的讲述直接实现,一个生动例子见于《约伯记》的开端和高潮:在开端部分,叙事者先写天界的密谋,又写地上的灾难,再写天界的密谋,复写地上的灾难;高潮到来时,先写亚卫从天界发出质问,又写约伯在地上做出答复,再写亚卫从天界质问,复写约伯在地上答复——如此一再转换于天界与人世之间,将天与地、神与人汇合成一个宏大的整体。古希腊戏剧人物(如普罗米修斯和宙斯)往往蕴有巨大的空间含量,^④其奇异功能和非凡事迹涉及天上、地面和深渊亦即宇宙三界,使观众在目睹眼前的实景之际很容易“想见”一个浩瀚无比的宇宙空间。然而,“想见”终究有别于“直观”,《约伯记》则正面描述了神人对话的宏伟场面,使人得以直接面对一个奇妙的艺术空间。

二、空间背景与旅行

世界文学史上有一类“旅行文学”,叙事框架是作品人物的游历行程,主人公始终处在接连不断的旅行或迁徙过程中,该过程既是情节发展内在的线索,也展示出事件依存的外部空间。荷马史诗《奥德赛》是这类作品的最古范例之一,主线是希腊英雄俄底修斯于特洛伊战后返乡途中在海上10年漂泊的经历。但丁的

《神曲》、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也以旅行文学的构架写成。

《圣经》叙事的空间环境经常借助人物的运动构成。处于运动中的人物能使读者明确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如叙事者述及大卫王在城瓮里等待战场上的消息时,先说“守望的人登上城门楼顶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又说“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再说“他的跑法好像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的跑法一样”,最后称亚希玛斯来到大卫王面前,向他伏地叩拜^⑤——犹如一个电影镜头从远景、中景、近景到特写的连续转换,使人对转换过程中的外部空间尽收眼底。其实,即使在那些似乎静止不动的场景中,也存在着叙事者目光的运动,比如伊甸园故事先写园子概貌,再来到“分别善恶树”跟前,又回到树林之中,最后及于园子外部。可以说,人物的运动和叙述视点的运动是《圣经》展示空间场景的两种基本手段。

由小及大,《圣经》叙事者不但擅长表现具体场景中的运动,也善于描写各式各样的旅行。两类信息——人物的活动和地名资料——在旅行故事中必不可少。在一段特定文本中这二者往往交相浑融,使读者看到某人离开某地踏上了旅途,随后行经某地或若干地点,最后又抵达某地。在许多情况下人物的旅行是由叙事者而非守望人或其他角色讲述的。正是从叙事者的讲述中,读者得知了亚伯拉罕的行程,看到他如何从迦勒底的吾珥迁到迦南,在迦南各地徙居,从迦南前往埃及,又从埃及回到迦南。就这样,一个广阔的叙述空间在读者面前呈现出来。

如果说上述运动都发生于以色列人立国之前,那时他们尚处于居无定所的流离漂泊阶段,则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后,也经常处在运动状态之中。从《圣经》中很容易看到,当事人不但奔波于国内各地,也时常前往异国他乡。据白云晓考证,仅扫罗秉政期间大卫就逃亡14次,相继去过拉玛、挪伯、迦特等地;此外,他称王前后还多次领兵赴各地征伐。^⑥一般说来,旅行只是当事人生平行为的记录,其间的地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方位标识,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物的运动历程也能成为情节的焦点和结构的主干,这便是追捕或追击故事的特征。扫罗追捕大卫的著名故事绵延8章,^⑦此间扫罗闻风而动,穷追不舍;大卫则落荒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基甸追击西巴和撒慕拿、^⑧约押和亚比筛追击示巴^⑨的经历也构成叙述的主体。

福音书叙事者对情节进展中的空间方位也有精采描述,且以《路加福音》卷首的“平安夜”^⑩为例:第一

①《约伯记》1:13-19。②《撒母耳记下》18:28-32。③《使徒行传》9:10,11。④参见谢·伊·拉齐克:《古希腊戏剧史》,俞久洪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⑤《撒母耳记下》18:24-28。⑥白云晓:《圣经人名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3页。⑦《撒母耳记下》19-26章。⑧《士师记》8:4-21。⑨《撒母耳记下》20:10-22。⑩《路加福音》2:1-20。

阶段,约瑟和马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的伯利恒报名上册,显示出故事序幕的地理背景;第二阶段,两条线索平行发展,马利亚在伯利恒客店的马棚里生下婴儿耶稣,牧羊人在伯利恒郊外听到“大喜的信息”;第三阶段,两条线索合为一体,牧羊人从郊外前往客店的马棚,朝拜刚刚降生的圣婴。值得指出的是,叙事者不但描写了地面的水平空间,还建构出一种天地一体的立体空间:天使由天而降,与天兵同唱赞美诗,继而离开牧羊人升天而去,他们的垂直行迹和约瑟、马利亚及牧羊人的平面行迹交相重叠,共同构成故事中的三维空间。

三、空间背景的叙述特征

(一)《圣经》叙事的空间背景多用极其简略的语句写成

《圣经》作者对空间的描写惜墨如金,几近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其笔下不仅绝难看到巴尔扎克或左拉作品中那种铺张繁缛的环境描绘,而且很难发现哪怕只有几行的专门描述。其叙事者确实经常提到各种地名,包括城邦、乡镇、河流、山脉、原野、沙丘、林地和田园的名称,也包括城镇或乡村中某些处所的名称,但通常只是提到而已,而非将其作为陈述对象特意刻画。一般说来,地点仅仅是事件发生的场所或旅行的起点及终点,而不指向某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读者很难追随雅各的脚步观赏从别是巴去哈兰的沿途景观,也无从了解耶路撒冷的街道布局和房屋样式。除了各种地名和“山上”、“湖边”、“殿里”一类方位词,读者几乎看不到与情节无关的空间资料。举凡空间对象的质地、音响、气味、温度……之类,通常都留给了读者的想像。

这种简洁笔法导致《圣经》叙事文本中时常出现大幅度的“空间省略”。叙事者提到某个地名,它是当事人旅行的出发点;紧接着述及另一个地名,它已是旅行的目的地——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各种空间转换都被一笔勾销。比如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从迦南动身去美索不达米亚为以撒觅妻,“取了十四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种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鹤的城”,^①好像前脚刚刚出发,后脚就抵达了目的地。

与全然抽象、无法直接感受的时间相比,空间是具体的,能够被人的感官所体验,这一特点导致在文学作品中空间往往比时间更易于表现,只要叙事者略加勾画,其形状或场景就能呈现出来。然而在《圣经》中空间方位只作为背景和情节线索的依托而存在,它们不但被压缩到最少数量,而且几乎不显示外在表征。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叙事文学中空间与时间的紧张关

系。文学是时间艺术,它的叙述活动必须在时间中进行。它固然能借助语词描绘空间图画,并达到相当逼真的程度,其描绘却须臾离不开时间;只要对地点或场景做出或多或少的具体描绘,叙述时间就会延续,被叙述时间就会停顿,叙述速度就会延缓。而打断故事时间,以放慢叙述速度为代价将某些静止的描述或说明成分引进文本,与《圣经》叙事作品之强劲有力的风格绝不相容。《圣经》叙事者致力于给人以紧迫的时间感,追求故事时间的急速流动,以致尽量避免叙述过程中的停顿,包括避免通常在停顿状态下进行的空间描写。空间基本上是静止不变的,它在变化不定的情节中大致属于异质因素;展示情节的波澜起伏主要是时间的功能。《圣经》作者既然追求迅捷的叙事风格,所有在停顿状态中才能实现的描述或说明就必须压缩到最小篇幅,这使读者不仅很少看到景物描写,也很少看到对人物外貌、服饰、器具、用品的刻画。

(二)相互关联的空间背景常能产生彼此对照的审美效应

米克·巴尔注意到,不同的场景能构成相互对照的关系,她说:

将场所加以分组是洞悉成分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对照通常相互关联,内部可以带有防护、外部则带有危险的意思。这些意思并非恒定不变地与这样的对立关系联系在一起。同样可能的是,内部表示严密的限制,外部表示自由,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意思的结合,或从其中一种到另一种的拓展。^②

在阐释其论点时她举例道:“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可具有不同的意义,有时作为藏污纳垢的罪恶之所对立于田园诗般的净土,或作为具有魔术般致富的可能对立于农夫的辛勤劳作,或作为权势之所对立于乡村里的人们的无权无势。”^③稍加观察即可发现,《圣经》中到处都有这类形态和寓意都相互对照的空间场景,其中最常见的是天与地。

在《旧约》中,“天”是个拱形的巨大穹苍,覆盖在地面上,有门可以打开降雨,也能降下冰雹、硫磺与火等毁灭性力量。由于天界是神的居所,两个义人——以诺和以利亚——才未经死亡便被接上天去;五旬节时圣灵则从天而降,使门徒都能说出异国的语言。按《圣经》所载,“地”的含义与“天”恰成对照,乃是贪婪、邪恶、妄自尊大的人类家园。耶稣教海门徒道:“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还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④概观之,“天与地”

①《创世记》24:10。②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③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第257-258页。④《马太福音》6:19,20。

所反映的乃是“圣与俗”、“崇高与卑劣”的对立和冲突。

除了涉及自然条件的对立,马尔本(E.S.Malbon)还注意到一种渗入了主体感受的空间对应,比如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对照:在《新约》成书时代加利利是基督教诞生的摇篮,耶稣在那里召选门徒,传教布道,治病救人,如鱼在水,悠游自得;耶路撒冷则是充满了敌意和仇恨之城,耶稣在那里遭遇无情的迫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马尔本进而提出“熟悉空间”与“陌生空间”的对照,认为犹太人对自家的家园比对陌生的外邦之地更熟悉,基督徒对加利利比对冷酷的耶路撒冷更亲近,在耶路撒冷地区他们对外围的伯大尼、橄榄山和客西马尼园比对圣城和圣殿本身更亲切。^①耶稣向门徒预言未来的大灾难时“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而坐”,^②暗示的便是上述两类空间的对立。

空间描写中既然存在着种种相互对立的范畴,就必定引出有关“边界”的思考。弗雷尼(S.Freyne)和马尔本都注意到边界在一组对立范畴中的沟通、接连和过渡意义。^③较之地面的其他处所,高山更接近于上帝居住的天宇,故成为祷告的最佳场地,也是接受启示的理想场合,耶稣便时常登山祷告,亦曾在山上改变形象,聆听天父之言。^④论及边界的过渡性质时米克·巴尔说:“两个对立场所的界线可以起到一种特殊的作

用,就像在基督教神话中炼狱可以作为天堂与地狱的中介……一样。”^⑤可见对立的场景并非截然对立,二者的结合部位可能存在一种中介物,在对立面之间发挥某种缓冲的功能。

(三)《圣经》的空间背景能与人物塑造相生互动

《圣经》的空间背景与其人物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且以《出埃及记》为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叙事塑造了三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大智大勇的摩西、威严全能的上帝和顽梗狡诈的法老,其塑造都离不开空间背景的烘托和反衬。摩西奉上帝之命以“十大灾害”击打法老,这些灾害本是特意营造的空间背景,对于凸显人物性格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不断降灾的过程中,摩西、上帝和法老的个性都得到充分展示。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也多次出现借助异常景观刻画人物的著名片断,比如,“航船搁浅”一文^⑥叙述了保罗乘船前往罗马途中的艰险历程,写得扣人心弦,动人魂魄。研究者认为,这是西方古代海难纪实中最出色的篇章之一,可以和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海难叙述相媲美。^⑦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磨难使保罗的行程异常艰险,也使他的人格趋于崇高。

A Brief Study on the Space-Setting in Biblical Narratives

LIANG Gong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setting provides an indispens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characters' actions or behavior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sists of the space setting, the time setting and the social setting.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space setting in Biblical narratives from several angles, involving its formation, its relation with journey and its narrative features.

Key words: the Bible; narrative; space setting; journey

[责任编辑:王金龙]

①Malbon, E.S. Narrative Space and Mythic Meaning in Mark.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6, pp.35-48. ②《马可福音》13:3. ③Freyne, S. Galilee, Jesus, and the Gospels: Literary Approaches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8, pp.33-68. ④《马可福音》6:46;9:2. ⑤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第258页. ⑥《使徒行传》27:13-44. ⑦黄汉平:《路加的叙述策略》,载梁工等编选《圣经与文学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17页。